



QA

生活周刊 × 张俏柯 × 工作室宛小姐

Q=生活周刊, Z=张俏柯, W=工作室宛小姐

Q: 老宅曾经改造成你的木艺工作室, 为什么又想改成民宿?

Z: 开始尝试做桌子了以后, 木材更多了, 放不下了, 我就去找了更大的三层农民房住, 这里本想做成展厅, 后来想想展厅和店面没本质区别, 想着有意思一点, 就索性做成民宿。我做的家具用旧物改造、手工化, 个性太强, 很难融合到现代的都市, 但又很希望和都市白领产生共鸣。所以不如就自己装修个房子, 把家具都放在民宿的4间房里, 大家可能会更好知道如何使用我们的产品。

Q: 改造旧物时有什么考量?

Z: 有时候做木框的木, 多数是家具来的, 本身就自带气场。一次, 要放一位诗人的作品进去, 是一首关于时间的诗, 就很麻烦。一般来说, 框是不存在的, 将画作套上一个不存在的、没性格的框就好了。但这时我必须为这个框做思考, 这首诗也不是纯粹的诗了, 最后框加上诗, 才是完整的作品了。很微妙的变化。

Q: 小说还在写吗?

Z: 不写了, 表达可以有很多种方式。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思考了一年, 我为什么会喜欢做木头, 这个点在哪里? 以前我觉得除了写作, 别的我都不想干。但后来我明白了, 做木头也好, 写小说也好, 都是创造。以前我也困惑过, 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写代码还有点意思了? 但那时就想想, 没去找答案。当我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做木工之后我就明白了, 写代码也是创造性的, 只是这个领域我不喜欢。小说、木头更加原始, 直接用原始的材料做事情。

Q: 不论是带你来这里的朋友, 还是你在这里遇见的朋友, 都挺有趣的, 想了解你的生活状态。

Z: 说这个有点太自恋了。就是你得自己有趣, 才会碰到有趣的人。朱家角让我感觉特别明显的一点, 就是包容度特别强。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来历, 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英国人、“内蒙帮”、“山西帮”、“浙江帮”……还有一种有趣是每个人都得有一项技能、一门手艺, 要么你会吹牛, 要么知识面特别广, 或者会弹琴、画画。朱家角的这帮人基本上属于这样的状态, 好多人玩水晶球等各种玩具, 好多人玩音乐, 晚上在酒吧现场表演, 一起jam。光古镇里就有三四支乐队了, 还有一支(热地乐队)上了《梦想的声音》, 在上海音乐圈都是有点地位的。

Q: 你也是一个搬到古镇的异乡人, 有什么感受?

W: 各种原因渐渐远离市区, 越搬越远, 到了朱家角, 认识了这帮奇奇怪怪的人。当时也没工作, 生了孩子在家休息, 就一天到晚在古镇上看这些人在做什么, 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。我最大的感受是很多很多年没有过这种感受: 走两步能碰到熟人, 今晚不知道上哪吃饭了可以去别人家蹭饭。以前在市区生活了八九年, 也未必能交到一个朋友, 都是同事、特定的社交场合有目的性认识的人。来了这边以后, 倒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, 但总能找到一些愿意与之相处的朋友, 成了我愿意待下去的理由。

嬉皮士的安静与沸腾

2009年, 张俏柯刚搬来朱家角的时候, 住的是一间叫“燕貽堂”的老宅改建的住所。过了四年, 他将屋子改成木艺工作室, 再三年, 他又一次“爆改”, 成了现在的客栈民宿, 几乎每一样木器, 如灯、屏风、钟、画框等, 都是自己做的。

如今的房屋格局是张俏柯多年间向他人收了5间老宅连通的。其中, 有住在镇里的外来姑娘, 有隔壁世代生活在船上、上了岸反而会“晕岸”的船家人……燕貽堂”的后人顾长明尤其有趣, 70多岁时还在外面做园林设计、工程: “他在新疆学会了木匠活, 有很多工具, 懂很多知识, 甚至可以做小的榫卯椅子, 他看我在捣鼓东西, 教了我很多, 甚至是磨刀磨斧头。”

2017年, 第11届上海双年展有个场外项目“51人”, 挖掘51个关于这座城市故事的各领域讲述者。策展组找到张俏柯的时候, 他觉得说自己的故事太自恋了, 很自然地就邀请顾长明讲老宅。在活动文案中, 这位老先生是这么说的: “吾年将八十, 宅中忝称老叟, 将残器装新框, 一示经年……借此良辰好日, 略备薄酒小食, 广邀新朋, 卧体卧体, 年轻人们, 躁起躁起。”

在朱家角遇到这样有趣的人原来是很平常的。采访过程中, 张俏柯拿出手机, 向我展示他微信里的百人“角里群”, 一个个介绍起来, 有做青瓷的、做手工皂的、做滑板板面的服装设计师……曾经采访过一个小众鼓卡洪箱的玩家, 也说他在一些跨界的合作中, 遇过一群朱家角的嬉皮士, 玩水晶球、晚上玩“火”。当时觉得早已是商业旅游景点的水乡古镇, 和现代精神怎么也不搭。现在看来, “角里”可能真的别有洞天。

是的, 用“嬉皮”二字形容张俏柯和朋友们在这里的生活不为过, 随心所欲, 认真疯玩。如, 来自美国的Noah游历了半个中国, 母亲就是美国第一代嬉皮士, 在六岁时, 多动症的他被母亲塞了一团彩色棉线, 开始了编织; 90后朋克青年猴子(杜钊)辍学到朱家角开酒吧并组建自己的乐队pinball city, 把做木艺中得到的能量注入到打鼓排练中。现在, 他们已成为了张俏柯的拍档, 一起开发作品, 在多种身份中怡然自得。或许就像隔壁的世代船家人说的: “船上的生活是船上的手艺, 你得会捕鱼、驶船, 从小学修船、每年保养船; 地上的生活是地上的手艺, 是盖房子、种地。”没有高下和阶级, 有的只是完全不同的各种系统。而何种生活, 皆值得过, 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门“手艺”。●

